



茶陵古城墙下的铁犀

地名记忆



茶陵老街，那些年，那些事

唐勇

旧事

挑着大粪看打球

汪广文

世上竟有这样的人，自己拿篮球都拿不稳，却死活爱看打球。

这个人就是我。我对篮球的喜爱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，每年的“CBA”和“NBA”，长达七八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差不多天天守在电视机前，雷打不动地看这节目。赛季结束后，我又会想尽办法搜索电视里其他的篮球节目，或者拖着老迈的身体，东奔西跑地去看各地的篮球比赛。

我为什么这么爱看这东西呢？一句话，这东西太好看了。那它究竟好看在哪里呢？又是一句话，它是力的爆发，美的绽放，是给人以力和美完美结合的视觉盛宴。

而且，这种爱好从小就养成了。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就爱看学校的篮球赛。进入中学后，我的这一兴趣就更浓了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在醴陵一中上学，一进城，就发现城里比乡下大不相同，城里球场多，球队多，会打球的也多，赛事也开展得多，就像现在的“厂BA”一样，红红火火，高潮迭起，对我这个铁杆篮球迷来说，简直是“老鼠跌在米箩里”，再幸福不过了。

1964年，我高中毕业，那时阶级斗争已经抓得很紧了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，大学一个都没录取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失学在家，我就像挨了当头一棒，且不说一腔报国热情化成了泡影，就连一点看篮球赛的希望也破灭了。可是，我爱篮球已成瘾了，不看就不舒服，怎么办呢？我想，继续读书恐怕永无指望了，但看点球赛应该还是有办法可想的，只要有机会进城，不就能看到球赛吗？于是我跟生产队队长说：“队长，有什么进城的差事，请派我一个吧？”队长说：“只有挑粪的事。挑粪太苦，别人都不想去，你不去？”我忙不迭地说：“想去想去。”队长又问我：“你吃得消？”我说：“挑一担满的吃不消，挑大半担还是可以，反正挑粪是按量计工分，能挑多少就挑多少吧。”队长正愁没人去，于是爽快答应了——那时化肥不足，乡下的生产队都会派人到城里挨家挨户去收粪（买粪），收好了就在亲戚家的粪池里，然后派人去挑。

第二天，我高高兴兴来到城里，一进城就打听哪里有球赛。很快得知，下午有多场比赛，先工人俱乐部就有两场。我真是高兴死了，很快来到屯粪的地方，打了大半担粪，然后草率地在饭店吃了饭喝了水，就挑着粪来到了刘家巷的俱乐部球场。球场里已来了很多人了，我挑粪放哪里呢？赛场边肯定不能放，这么臭熏熏的东西放那里，岂不被人嫌弃骂死？于是我挑着向场边墙脚下走去，哪知墙脚下也放满了东西，除了箩筐、撮箕、篮子，还有几担粪桶，看起来像我这样的球迷还多着呢。

我正愁没地方放，突然一位美女出现在我面前，惊奇地问：“汪大哥，你也来挑粪？你刚出校门，怎么挑得起呢？”我一看，正是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，我笑着说：“挑不起就靠点蛮吧，谁叫我这么爱看球呢？要不是挑粪，我哪有进会场看球啊？”接着就把向队长请求进城挑粪的事讲了一遍。她笑着说：“为了看几场球，宁可吃这么大的苦，真是铁杆球迷中的铁杆。”接着她就挪动了墙脚下的一担大撮箕，让我把两桶粪放到了那里。我问：“这撮箕是你的？”她说：“是的。我没书读，又没事做，我妈在蔬菜公司上班，我就帮她卖点菜。我也是篮球迷，经常到这里来看球，没想到今天竟会碰到你。”原来，她也是个篮球迷，不光爱看球，还很会打球，早就我们学校女队的骨干，学校还打算送她到体育学院专攻篮球，哪知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落空了。好在她家住城里，虽不能进体育学院深造，但看球练球的机会还是有的。

很快比赛开始了，我们挤进人堆里，高高兴兴地看起来。这是一场国光瓷厂队对阵电瓷厂队，都是当年醴陵城里的强队，高手很多，他们精准的投篮、势大力沉的扣篮、左旋右转的过人、和前冲后撤的快速、“梦幻脚步”“迷踪步”的闪躲腾挪位置转换、眼疾手快的抢断篮板球、声东击西的假动作……无不叫众人拍手叫绝。场上打得这么出色，身边又有一位内行不断向我讲解，我真是看得如醉如痴。

比赛结束后，我们意犹未尽，久久不愿离去，人快走光了，我们才来到墙边，女同学看到这大半担粪，关心地说：“你刚出校门，怎么挑得起呢？可惜我打球看了那么舒服，挑担却不行，不然我一定帮你挑一段路。”说着话，她声音都哽咽了，我看着她难过起来，赶紧轻柔地写地说：“累了就多歇几口气吧，反正年纪轻轻的，累不垮的。”我约她明天再来，她高兴地说：“好的好的。我以后每天带条凳子来，让你坐着看，不然站个多钟头就已经很累了，还要挑一担粪走这么远的路，怎么受得了？”从此她真的每天给我带来一条凳子，有时还带来一点好吃的东西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。

当我把一池子粪挑完后，我的看球“赛事”也会告一段落。但生产队很快又会派人来收粪，我又会重复新一轮的看球“赛事”，那位女同学也会不离不弃地又陪伴我一段时间。

感谢那一池子粪，让我这个铁杆篮球迷在球瘾发作的时候隔不多久就能过一把瘾；也感谢那位美丽善良的女同学，让我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看球还看得那么舒服，而且还得到她那么多的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关爱。

我明恋了篮球一辈子，也暗恋了那女同学一辈子。

文志老师送我本茶陵县作协主席张冬娇老师所著《茶陵老街》一书，我眼前一亮，这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本书吗？

我在茶陵老街生活了几十年，对老街上的大街小巷、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，但对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却知之甚少，这本《茶陵老街》正好给我补上这块短板，加深了我对家乡故土的感知，使我更加热爱老街，热爱茶陵，也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些年，老街上的那些事……

■井冈山红军

1952年9月，我在七总街豆巷江西会馆万寿宫的首善镇小学(原豫章小学)上小学了。不到一个学期，学校就搬到附近左边护城堤农贸市场萧家祠上课。上课没多久，又搬到古城墙下的彭家祠的育民私立学校，改名茶陵县解放小学。五年后，解放小学又搬到了腊国街的茶陵三中(现在的县公安局)办学，不久又搬到现在的位置(腊国原县兵役局)……六年的解放小学生活，学校搬了五次。

学校搬迁时，每一个人要搬自己的座位。我们的座位是连体位，大约有二三十斤重。当时，我年纪小，还不到七岁，座位实在是搬不动，但我还是咬紧牙关，忍住泪水，想方设法把座位搬到了新的学校。记得从彭家祠搬到腊国街茶陵三中时，要穿过整条老街，我和同学们是用竹竿抬着座位，才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我的家在龙家祠的茶陵一中，从一中到解放小学上学，要经过书巷(九总街)、七总街、六总街、五总街、四总街、三总街、二总街，把整个茶陵老街走完。有时也抄小路，从书巷、七总街、豆巷、护城堤，到城墙——为了方便挑水到水坝口码头的挑水，学校搭了个简易的木桥——这样就很快到了学校。现在想起，那时在上学、放学的路上，沿途看到老街上的繁华和湘江中的美景，诗情画意，真让人回味无穷。

我们二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叫陈叔同，是一位满头白发的女教师，大约五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身材瘦小，穿着很朴素的女便装，衣服上总是挂着一支黑色的钢笔。大概是因为我上课喜欢举手发言的缘故，她安排我交发言作文作业本，这样我每天要去老师房间四次(学校老师单独办公)。我发现她喜欢刷牙，一天刷好几次，所以牙齿格外洁白，让人一见，就有一种和蔼可亲的亲切感。

听高年级同学议论说，她是个老红军，曾与贺子珍一起工作过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根本听不懂大家的议论，所以也未曾问过老师。老师对于她的光荣历史也未曾说过，她上语文课时只讲课本上的知识，没有题外话。她特别强调每一篇课文都要背诵，若是有人课文背不出，她还要动一动小小的“家法”。我对语文的爱好，也许是从那时开始的吧。

早些日子我和文志老师聊天，聊到了解放小学的陈叔同老师，他告诉我，陈叔同老师是马江乡浪滩人，大革命时期，两次和工农红军攻克茶陵城，担任过茶陵县工农民兵政府的妇女部长。后来在井冈山，陈叔同老师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政治和机要秘书工作，受毛泽东的派遣，跟随茶陵游击队回到茶陵，和谭思聪等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建国后，她曾写信给毛主席，毛主席还亲自回信给她呢！

■民兵英雄

在老街上，我经常看见一支民兵巡逻队，他们是交基巷和八总街居民组成的民兵小分队，总部在西门城楼城关派出所内。队长叫颜木仔。听大人们讲，他们有很多抓坏人和帮助好人的传奇故事。

记得那时的老街上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社会秩序还是井然有序，这与这些民兵们尽职尽责保一方平安是分不开的。1960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优秀民兵表彰大会上，颜木仔作为全国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会议，在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并奖励给他一支56式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。

颜木仔从北京回来后，天天背着毛主席奖给他的枪带领大家日夜巡逻，老街上的社会治安更好了，出现了“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”的太平盛世。

■国务院副总理

五总街上，有一家叫徐文元的书店。书店左面是县缝衣社，右面是县税务局，对面是福音堂，斜对面分别是县人民银行和县总工会，正是老街

最繁华的中心地段。每天有很多人来书店看书，买书，我也每一天必须在书店里待一会，主要是看连环画。有一天我路过时看见书店门口站着很多人，还有背枪的，他们在保卫一位大首长，大人告诉我，这位首长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谭震林是攸县人，他14岁在五总街徐文元书店做学徒，出师以后继续在书店做工，在茶陵做了八年工。在书店里，他读了很多书，懂得了革命道理，为他后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。1927年11月，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县城后，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民兵政府主席。后来他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，坚持革命斗争，成为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风云人物，建国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。

五总街走出了一位名人，真了不起！

■渔舟唱晚

九总街的河边当年有一排茂密的皂荚树，下面的河湾水缓无激流，所以停泊着很多的捕鱼船，有放钓的，也有用网罟鱼的，还有撒网捕鱼的，更有用鸬鹚捕鱼的……

每天下午放学后，我最喜欢在这儿游玩，尤其爱看渔人们用鸬鹚捕鱼。每只小船上有多只鸬鹚，士兵一样立在船舷上，渔人用竹篙向船舷一抹，鸬鹚就扑着翅膀钻到水里去了，平静的水面顿时荡起一圈圈粼粼的波纹，无数浪花在夕阳的柔光中跳跃。不一会儿，就有鸬鹚扑着翅膀钻出水面，嘎嘎嘎嘎地跳上小船，渔人一一把抓住它的脖子，把吞进喉咙里的鱼挤出来，又把它甩进水里。鸬鹚不断跳进渔船，渔人都要忙不过来了。

我目不转睛地看着，边看边想，鸬鹚为什么不把鱼吃掉呢？我还看到，渔人有时也会将小鱼丢给鸬鹚吃……

太阳快下山了，捕鱼的船儿也陆续回来了，水面映着金色的余晖，犹如金箔撒地，渔人摇着小船，兴高采烈地唱着：

滔滔沅江水，晚霞白鹭飞，竹篙一点白浪翻，捕鱼船儿归。桨儿轻轻摇，风风悠悠吹，捕鱼人儿笑微微，满舱鱼儿肥……

■洙江河上赛龙舟

洙江河发源于罗霄山脉，经过酃县(今炎陵县)，蜿蜒流到茶陵古城南门，又由南而向东，绕城右旋一圈，流向云阳山，然后在云阳山麓穿峡而过，经平水、虎路流去攸县，最后流到衡东汇入湘江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百废待兴，茶陵陆路交通闭塞，只有一条茶攸公路通往外界，物资、人员往来多通过洙江河的航运来解决。洙江河最繁华的码头是豆巷码头，盖家人——世代生活在水上的人家的船只都停在这里，因为离农贸市场近，便于买卖，生活方便。

洙江河上演了很多故事，最让人难忘的是端午节的赛龙舟。每到端午节，我父亲和县城里的几位体育老师就开始忙碌起来，因为他们是端午节龙舟赛的组织和裁判员。

四月底各代表队便开始报名，参赛的大都是沿河的单位。每个代表队由22人组成，一位鼓手，一位吹哨子兼舵手——开始几年是打锣，后改为吹哨，20名参赛队员，鼓手的鼓点和哨子声配合发出“咚、咚、嘟”的声音，“嘟”的那一下，便集体用力划桨。

比赛规则一般是抽签编组，大都为淘汰赛，有时也按照组委会的决定进行循环赛。竞赛的地点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开始是在九总街的皂荚树码头到豆巷码头，后来因为洙江河床冲击使小南沙洲增大，改为豆巷码头为起点，铁牛潭码头为终点这一段水域。

端午节那天，我吃完中饭，穿着母亲为我做的新衣服，早早来到河边。此时两岸已经是人山人海，挤得水泄不通。我钻入人群，千方百计找一个观看赛龙舟的好位置，可那诱人的掌声、一个的鸡公糖更吸引我，我有时也会挣扎着在人堆里买一小把，和我的朋友享用。

下午两点，龙舟赛正式开始。发令枪一响，龙舟便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冲，“加油，加油”的喝彩声响彻云霄，运动健儿们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大家拼命地划着船桨，飞快地向终点划去。不过片刻，一条龙舟便率先到了终点，排山倒海的掌声和欢呼声刹那间响起，还有爱热闹的人群不失时机地点燃了鞭炮，整个河岸热闹得过年一般，久久才消停下来。

不过，我发现每次囊括冠、亚军的单位不是洙江瑞里队就是县航运队，也许是他们与洙江河有缘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吧！

那些年，老街上的事还有很多，我这里说的不过挂一漏万，加上笔钝词拙，难以描述。想要知道更多，还是请你读《茶陵老街》这本书吧。



图片来自包图网

真情

豆腐的情怀

贺春娇

家乡在罗霄山脉深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三十多年前，上屋场的贺老伯开着一个小小的豆腐作坊，每天挑着豆腐到处吆喝，走村串户。

他家山下有一口花岗岩砌就的古井。井水清澈如镜，夏天冰凉，冬天冒着腾腾的热气。良好的水质加上他精湛的技艺，豆腐嫩滑可口，远近闻名。每天清晨，娘听到他在吆喝，就拿着一只破搪瓷盆慌忙跑去，买一些豆腐脑，分发给我和弟妹。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，不偏不倚，平均分配，每人一小勺。

我们也在他的吆喝声中赶紧起床，喝一小杯白花花、晶莹剔透的豆腐脑，登上崎岖的山路，去两三里外的村小学上学。

记得临近过年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去贺老伯的豆腐坊做年豆腐。妈妈在前一天晚上浸泡黄豆，第二天便带着我做帮手，挑着柴米，豆子去作坊磨豆。磨房隆隆响起，乳白色的豆浆从磨盘的四周流进下面的缸里，接着便滤浆，烧浆，点浆，装柜，压水……忙活半天，累得精疲力竭，终于大功告成。我蹦蹦跳跳地跟在挑着豆腐的妈妈后面走回家。

因为太穷，豆腐竟是当时的奢侈品。除过年过节能吃上豆腐外，只有在期中、期末的考试，或参加各种比赛我获奖时，娘才会去贺老伯家买两块豆腐奖赏我。说来真没出息，能经常吃上豆腐竟是我当时努力读书的动力。

最平常不过的豆腐，妈妈却能变魔术似的做成不同花样、不同风味的佳肴。有时煎得外焦里嫩，与切碎的青椒或红椒一起装在白瓷碗中，色彩斑斓，让人垂涎欲滴；有时豆腐煮猪血，放上生姜、辣椒、葱花，炖成汤；寒冬里喝上猪血豆腐汤，驱寒散结，心里暖乎乎的；夏秋之季，天气干燥，尘土飞扬，喝了猪血豆腐汤，可清除呼吸道的尘埃。

后来上中学了，去八九里外的乡镇中学，且隔着一座大山，只能在学校住宿了。太穷，为了省交学校的伙食费，只寄宿不寄餐。娘便在豆腐的烹制上绞尽脑汁。把买来的豆腐用酱油、盐、味精腌制，再用炭屑糠片烘成豆腐干，拌以辣椒、黄豆、花生米炒熟，装在竹筒制作的菜罐里；或做成霉豆腐，沸水将豆腐块烫透，沥干水，清上盐和味精，拌些辣椒粉末，淋些茶油，腐化后食用，经久不变质。娘给我的分量是每天麻得大的一小块，搁在菜罐的最上面。吃饭时，夹上米粒大的一点，舌尖一触，又咸又辣，胃口大开。每到饭点，打开菜罐，奇香扑鼻，同学们都为之馋涎心热。

当我考上师范的那一天，左右舍都说：“你家的豆腐妹变成金凤凰了。”娘眼里充盈着热泪和喜悦。

而今，豆腐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家常菜，甚至成了生活节俭的标志，可伶为我劳苦了一生的娘，在2002年就撒手人寰。

每念及娘，就心如刀绞，泪水长流。